

戲劇演出特輯



南大大學周文娛演出委員會宣傳股編

演出的話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南大經歷着一個頂興奮，頂忙碌的時刻。經過了四年苦心的栽培，第一批產品——四百多名畢業生就在這個春天里被送進了社會；為了進行各方面的改革，為籌備「大學週」的舉行，在這個春天里南大上上下下每個成員都各有所忙，我們戲劇會也打從年頭開始就為排戲而奔波了。在那明媚春光照耀下的雲南園里，處處呈現着一片新的氣象，讓這一片新的氣象標誌着南大新的開端，象徵着南大似錦的前程吧！

在「大學週」內，我們推出了一齣印度的現代劇——「第一個微波」，我們希望這能增加「大學週」節目的多樣性，同時更希望藉着這樣的一個演出，逼使自己研究印度兄弟的生活習慣，進而瞭解印度兄弟的思想感情，然後通過戲劇藝術把它重現在舞台上。讓更多的朋友對印度兄弟的生活習慣以及思想感情發生更大的興趣。在我們多元民族的社會里，這對增進民族間的相互瞭解相信必是有所裨益的吧！

「第一個微波」暴露出印度落後的一面。高利貸者的奸詐和一般農民的無知，形成了惡與善的強烈對照。也許我們可以慶幸這樣一個極端落後的現象並不普遍地存在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然而我們可不能忽略一個道理：一個落後的現象雖然有其具體的特殊性，但是也有它抽象的一般性。

「第一個微波」的作者並不是一個消極的暴露者，他其實是一個積極的時代嚮導。他在另一方面通過對女主角凱斯羅的描寫反映出印度新生醒悟的一面。從他對光明這一面所寄託的希望，我們可以斷言他對自己的祖國並不懷抱悲觀失望的情緒，相反地他把自己對祖國前途的信心注射在劇本里，用它來鼓舞觀眾，用它來鼓舞印度的人民。光是這一點愛國主義的精神就值得我們虛心地學習了。因此，我們可以總的說一句：「第一個微波」的演出，在本地是不失其現實性的。

為了教「大學週」的節目顯得更加多姿多彩，今天，我們開了演出印度劇本的先例，這是一個非常新鮮和有趣的嘗試，但是對於這個嘗試我們並沒有充份的把握。不過本着藝術愛好者的熱忱，憑着年青人的幹勁，我們總算是盡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向大家交卷了，親愛的朋友，給予我們多多的批評和指導吧！

南大戲劇研究會

我們第一次演出印度劇

· 郭顏開 ·

一、我們為甚麼選擇這個劇本

一個大規模的演出，劇本應該有一定的水平，因它並非作為實驗性的表演。所以，戲劇會演出的劇本，也得小心選擇。在劇本荒的今天，我們會作多方面的收集，但都無法找到一個較恰當的劇本。中國抗戰時期的劇本已過時了，新的創作又不適合此時此地，要改編這些作品嗎，我們是不敢也很難這樣做。於是就產生了自己創作的念頭，但是由於能力和時間的限制，使我們自動保留這項計劃。

因此，第一個微波的影子又出現在我們的眼前。這齣印度劇早在一九五八年底就被我們考慮過了，當時因種種關係而被放棄，但是，它的動人的圖面卻永久地存在我們的腦海中。自然，在鼓勵民族文化交流的今天，這個劇本又被提出來考慮而被接受了。這個新鮮的劇目馬上鼓起了大家的興趣。由華族青年來演印度戲，這是第一次。穿印度服裝，講華語，再搖起頭來，這多有趣啊！在馬來亞，我們能夠學習兄弟民族的文化藝術，搞的民族間的感情，成為發展馬來亞新文化藝術的基礎，這該是多有意義的事。我們這樣做，除了自己有學習的機會外，在兄弟民族看來，也會有格外親切的感覺。在搞好民間的感情上，以及在促進文化交流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二、這是一個怎樣的劇本

這個劇本是描述印度西北部旁遮普省的農村生活。作者通過一個年青農婦凱斯羅在一個女教師引導下，勇敢地衝破封建的桎梏，面對現實地去學習文化，學習經濟來經營獨立的生活。雖然保守的傳統觀念束縛着她，讒言惡語的舊勢力在陷害着她，但是，進步的新生的火燄已經點燃了純潔和聰慧的靈魂，心靈的窗子已經打開了，迎着那吹向亞洲的新旋風。這陣狂風將席卷了舊的一切，呈現在面前的是一片新的美好的遠景——這在古老的土地上還是第一次，這是擺脫幾千年來封建勢力對婦女壓迫的枷鎖的第一個微波。在社會史上，它是多麼重大的一回事呀！它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同時，這個劇本也反映了農村的落後面貌，以及放高利貸者橫行剝削善良農民的罪行。另一方面，也非常樸實地刻劃出農民對於新社會的展望。

凱斯羅，這位挺起胸膛勇往直前的婦女，用她堅毅不拔的意志，用自己的雙手和光明磊落的行為來粉碎了別人的謠言和對其夫妻間的挑撥。終於得到別人們的讚美和羨慕，也感動了她的丈夫，使他重新認識自己，了解社會和辨別是非，又再愛

他年青的太太，使他們倆成為一對更生的鳳凰。

三、這個劇本的特點

其特點可分下列數點之。

第一，在寫作技巧上是採用了深入淺出的手法，生動地敘述了這平凡而又偉大的故事。它道破了作者的意圖，說明印度社會的基本問題是在農村，只有農村的問題獲得解決，其他問題方能迎刃而解。但是要解決它，首先必須掃除文盲，這才是最根本和最徹底的方法。也只有當農民的知識水平提高的時候，他們才能接受新的科學知識，生產技術才會改進，生活狀況才能改善。

事實上，印度的農村問題，也同樣地反映了亞洲一般的社會經濟和農村的情況。就以工業最發達的日本來說，農民仍佔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印度是如此，中國是如此，東南亞各國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第二，在筆調上，却又是那麼輕鬆和疏暢地應用了民間的口頭語。劇中大量地採用了譬喻，使台辭變得那麼幽默、通俗、有趣而動聽。這個劇本具有濃厚的優美的地方色彩，也高度地表現了印度文化的多姿多彩。

第三，從布局 and 結構上看來，也說明作者對戲劇藝術造詣之深，劇情是那麼曲折有趣，生動而又寫實的。然而在結構上，却有一些缺點，是本劇美中不足之處，那就是有些段落不連貫，很像是廣播劇似的，一些空隙須要用音樂來彌補，但在下舞台上卻沒有這樣的方便。這與我們聽說作者擅長寫廣播劇實有相合之處。

第四，在舞台設計和人物雕塑上，應用了對比的方法。在故事的交代上，用直述法，讓觀眾去認識、比較和批判。通過活生生的事實去感動觀眾，去激起他們的共鳴，而不用說教的方法，這又是劇本的另一特點。

四、我們怎樣處理這個劇本

從上述的特點看來，它是一個不平凡的作品，對於它我們不能馬虎從事，更不能損害到原作的精神，但是我們怎樣來處理這樣的一個印度劇呢？使我們最傷腦筋的是如何表現出印度的農村特色和農民的生活習慣，簡單說就是怎樣搞出印度味道來。雖然，印度民族是馬來亞民族主流之一，但是一個民族的思想感情，以及風俗習慣之意識形態是不容易在一兩個月的假期間的體驗和學習所能了解吸收得來的，尤其是典型的農村生活，更不是一些生活在現代化的新加坡城市知識青年所能了解

的。要擺脫華族原有的思想感情去適應另一個民族的生活習慣，這似不可能完全克服，只能夠盡其所能地去體驗吧了，達到那一個程度就是我們的成績了。

由于這種複雜的問題，使我們在着手排練之前得先有幾個基本的原則作為我們的理論根據，否則會流于放任主義的。

首先，對於表演方法上，我們決定是以人類基本的生理和心理的感情反應作為情緒發展的據點，儘管地理背景和角色個性有別，但對於事物的刺激在心理所激起的反應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說演員的表演是由內心的情感出發去表演，而外型的下意識動作，只作為補助其情緒的發展和情感的表達而已。基于此，我們要求演員盡其所能以體驗角色的內在情感去表演，動作上也盡量摒棄原有的動作去模仿印度人的生活動作。

第二，對於氣氛和風格的掌握，我們利用布景和服裝以及色彩來補助創造舞台氣氛至少在視覺上有印度農村的味道。生活的圖面上，也將應用印度人民較典型的生活形象來襯托，這方面是依靠圖片和電影供我們參考。

第三，關於角色的個性。除了根據劇本所給予的刻劃外，我感到慶幸的是一九五九年初旅印的兩個月中給我收集到的一些生動的型像，同時也給我處理這個戲提供了許多資料，特別是在人物典型上是一項較大的收穫。

首先引起我的興趣的是從馬德拉斯到旁加羅的火車上。深夜裡，睡不着，我便跟同車廂的青年打起交道來，原來他是一位軍人，由喀什米爾調到馬德拉斯後解甲歸田，回到家鄉，他的身份馬上引起了我對第一個微波的回憶。拉克哈的影子出現在我的眼前了，這時雖是深夜但可愛的事往往會叫人加倍的興奮，于是我們的一面之緣，她卻如他鄉逢故知似的，從他的從軍談到喀什米爾問題的現狀和未來，以及印度和世界的局勢，約二小時的會談，使我給拉克哈找到了影子。

在新德里農村考察時，我遇到一些如魯爾杜相似的小孩子在土堆上嬉戲，本想攝影存作資料，因為不通曉興都語，只好拿着像機指手劃腳地向一位二十左右的婦人示意，她却一聲不响地從家里提出了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婆婆，呀呀呀帶着責罵和仇視的態度對我嚷了大半天，更可怕的是走近來搶我的像機，這可嚇壞了我。想不到學禮貌反招來許多麻煩，四鄰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出來圍觀，語言不通，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此時幸好我們的司機跑來解圍，通過他表達了我的意思，你想那位老婆婆怎麼說呢？她說，先得把照片給她看才可以照，由此，反映了一般農民的無知和幼稚，他們對穿西裝的陌生人的不信任。這種結果該是過去外來統治者所造成的後果吧！

當我想起了諾及娜蒂就想起這幅圖面，雖然吉阿諾是那麼囂囂而又惹人喜歡的老婆婆，但其思想意識總脫不了社會歷史所給她們造成的意識形態吧！

凱斯羅，是較難找到典型的人物的，作者筆下的完美形像在今日的印度農村是少有這樣的人物的，但却是一個主要典型的規範形象，去那里找她呢？頗傷腦筋，終於在我們回返馬德拉斯，在郊外給我找到了一位較適合的對象。她是一位智識份子，而酷似女教師，但仍保有農村婦女的土氣，我們用英語交談，發現她雖常進城去，但家仍過着鄉間的生活，簡單樸素農村的氣氛仍是那麼濃厚。所以，我把她所給我的印象再加上其他觀察所得的人物綜合起來，作為女教師和凱斯羅這兩個角色的模特兒。

至于其他的角色，沒有找到他們適當的對象，只好從劇本的指示及綜合各種印象來創造其形象吧了。

第四，在表演動作上，印度人有着優美像舞蹈似的動作和搖頭的習慣而用華語演出的話劇是否也應如此呢？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大家想到說「是不是」時，搖起頭來，就會捧腹大笑，但是，事實上馬來亞的華人不但看慣了印度人的動作而自己也其然地常有搖頭示意的下意識動作這種確實是他們的特點之一，可是我們決定再不會引起反效果的情況下採納這種動作。

第五，劇情發展的統一性上，我們也發現許多不夠銜接的地方，特別是女教師的讀信前後，及凱斯羅毅然答應女教師上學讀書的這段戲，顯得非常的突然和不自然，演員情緒的發展上，沒有時間來轉變。同時其他部份也有一些缺陷，于是我們大膽地補充這些缺陷。

五、遇到的困難

在處理這戲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協助演員體驗生活，除了把所知道的，看到和經驗所得的材料供給他們，和電影及圖片的上去吸收和感受外，只好從劇本上所指示的一切；協助他們去理解角色的個性和特點。使之在創造角色，典型上有一定的基礎和把握。

服裝和風俗習慣等難題，幸得一些印度朋友的協助，給我們介紹旁遮普人協助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

六、尚未解決的問題

我們第一次搞印度劇，特別是搞另一個民族的話劇在演出上將不可避免的會覺得缺乏真正的印度味道，這是一種民族傳統風俗的意識形態。是絕對不能完全克服的，只能衡量我們在這方面所努力的結果，做到什麼程度而已。我們是坦白的承認這種事實。其他表演藝術的水準和效果，我們將歡迎各方面對我們的批評。

然而，我們得再三強調在今日的馬來亞社會，加強民族文化藝術的交流和搞好民族感情，是需加以鼓勵的，我們大膽地這樣做是在上述的熱望下工作，而我們堅信這種做法，是會使其他民族感到更加親切。若能達到這一點希望我們也就非常滿足了。

演出職員表

舞台監督：藍織昆		葉星發		何群先	
儀：廖建裕		曾宛影		陳樹清	
幕：陳文成		林瑞成			
場：魏文成		唐德泉			
音：李長沙		鄭振強			
光：陳加訓		李克虎		林綿生	
燈：李開水		張耀堅		李凌千	
佈：高俊深		楊梅岩		陳炳發	
道：劉景波		鄭昌毅		黃家明	
提：陳澤昇		賴彩群		會秀蘭	
服：陳瑞梨		陳安妮		陳淑芬	
化：鄭瑞薇		劉靜華		鄭清強	
				林約梅	
				陳淑萍	
				胡南飛	
				林金瓊	
				陳盈巧	
				黃宗榮	
				林瑞柏	
				楊應璦	
				李遠華	

本事

作者：巴爾文·加爾琪
演出者：南大戲劇研究會
導演：郭顏開 高煥傑
周清燈 李秉彝

我們村子好像一個小池塘……
鋪滿了愚昧無知的綠色浮渣，我的女兒呀，你可以算得池塘上的第一個微波呀！——吉阿諾

這個故事發生在印度北部的一個小村落。

凱斯羅——一個年青的農婦，劇中的主人翁——收到了她的丈夫從戰地上寄來的一封信。她不識字，因此不得不跑東跑西，求人家給她唸這封信。郵差和魯拉都太忙了，沒有功夫。伽利布·薩——凱斯羅的鄰居又是一個放高利貸的，沒有八個安娜，休想叫他費神。最後，還是女教師幫了這個忙。

為什麼不使自己學會讀書寫字呢？是呀，說得有理呀！從那天起，凱斯羅決定要上學了，雖然阿特利大娘——伽利布的老婆說了許多受教育的壞話，這些話改變了娜蒂和拉克霍的想法，却改變不了凱斯羅。

過了六個月，拉克哈——凱斯羅的丈夫從戰地上回來了，看見他自己心愛的妻子讀起書來，比自己還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不過，當他聽到凱斯羅要買一架縫紉機，要做衣裳幫他賺錢，就有點不痛快，因為他不願村人說他是一個讓自己的妻子做活賺錢的男人；再想到以後，清道夫啦，洋鐵匠啦都要拿着破衣破褲來找他的妻子，就更加不痛快了。

委實說，拉克哈是愛凱斯羅的，正如凱斯羅愛拉克哈一樣。大概是魔鬼安排的吧，拉克哈竟相信了阿特利的慌話，以為自己真戴了綠帽子，他耐不住，他跳着，叫着，罵着，最後，離開了家。

從此，凱斯羅失去了她的親人，孤單單地靠着縫紉機養活她自己。有時候她想：「既然我的丈夫因為我做活氣跑了，那麼讀書識字跟幹活都不是好事了。」但是，後來她又想：「要是我不會讀書寫字，也不會縫衣服，那末，我現在只有到街上討飯去了。」這麼一想，她又忙着幹起活來了。

一年後的一個早晨，村里來了一個織布工人，誰都不認得他，而他呢，總是徘徊在凱斯羅家的門口。這個時候——吉阿諾正在感嘆：拉克哈在孩提時就答應送給她的一件錦緞衣裳，現在也跟着拉克哈跑掉了。

娜蒂回伽利布直喊着：「我什麼也不欠你的。」可是，伽利布仍然向她討債。阿特利呢，也說拉克哈一定在什麼地方當了叫化子了。

大家都想不到，原來那個織布工人就是拉克哈。一個早晨迷路的人，晚上又回來了。多高興呀，凱斯羅幾乎要流淚了。不但娜蒂從伽利布的帳本里被救了出來，就是吉阿諾的錦緞衣裳也有着落了。這時，幕就在大家的歡笑聲中落下。

凱斯羅——蔡慧賢飾

她是一個農婦，年青而有活力。和一般印度婦女一樣，她是勤勞的、忍苦的。然而，她的更大的特點却是——富有進取心。不空想着未來，只實際地去求進步，學文化，遇着風浪時，雖然會猶豫了一陣子，最後還是果敢地向前。假如她們的村子是一個小池塘，那麼凱斯羅可以算是池塘上的第一個微波了。

這是一個印度農村婦女的模範。

拉克哈——宋和才飾

凱斯羅的丈夫。他當過兵，上過戰場，也流過血。戰爭結束了，隊伍也遣散了，生活依舊那麼困苦。他激動，他呼喊，他嚮往着美好的、安逸的生活，其實這何曾不是每個人的嚮往呢。

他愛他的妻子凱斯羅，也很高興地看到她会讀書、寫字。正因為像奧塞羅似的愛着妻子，經不起翹舌者的挑撥，他罵了妻子，打了自己，他出走了。時間總是樂於助人消除誤會的，終於，這個正直的人又回到了妻子的身旁。

伽利布·薩

倪世聲飾

一個放高利貸的，他的爺爺、爹爹，甚至將來他的兒子也都是放高利貸的。農民們賣命地工作，來換取食糧，他呢，坐在那里吃農民們的收成。就是這樣世世代代欺榨着無知的農民。

他的爺爺告訴他：「只有在鄰居黑沉沉的時候，咱們的燈火才能發光。」他從來不自白地付出任何東西。自然，他會把這一切傳授給他的兒子。在他的生命里，除了「錢」之外，只有「錢」和「錢」。

法律是不應該保護這種人的。

阿特利——李綿妍飾

他只是伽利布·薩的一件附屬品。她以為女人人生來就是為了煮飯、養孩子和服侍丈夫的。她呢，也正是這樣的活着。

當鄰居遇着了災難，她暗地里高興；鄰居的日子過得比她好，她忌妒。一天到晚，東家長，西家短地管了一把閒事。

不然的話，時間怎樣打發呢？

魯爾杜——孫竟義飾

伽利布·薩的兒子。和每個兒童一樣，他該是天真的，活潑的。

他有這樣的爸爸和那樣的媽媽，使他的童年過得多麼沒有光彩。從來也沒見過美麗的童話世界，母親教的是罵人的話，父親教的是脹、脹、脹。這個小貓頭鷹就是這樣長大的。

然而，他未必就是第二個刻薄的伽利布·薩。

吉阿諾——葉秋菊飾

一個可愛的老太婆，拉克哈的親人。

她老了，一生也沒有多大的寄望，只求能有一件錦緞衣裳。即使是那麼小的寄望，從拉克哈還在上學的時候起，到他結婚了，上戰場回來為止，始終還是一個夢。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呀。

她愛年青的一輩，也愛農民所愛的東西。她是慈祥的、善良的。

娜蒂——劉碧如飾

吉阿諾的兒媳婦。她安靜地活着，好像這個世界並沒有她存在似的。吉阿諾不讓她讀書識字，她也就不出聲地聽從了。命運安排了她的一生。

和每個農民一樣，她是貧窮的，將向伽利布·薩借錢。雖然她以為還清了，伽利布·薩還向她討債，迫她，嚇唬她。一個軟弱女子，除了用呼喊來代替反抗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假如沒有拉克哈，可憐的娜蒂將永遠無法從伽利布·薩的賬本里救出來了。

拉克霍——陳瑞萍飾

六個孩子的母親。她像一隻母雞似的，知道怎樣保護她自己。從小就學會了提高聲調吵架，拿東西打人。然而，她所能戰勝的只是一些和她同樣無知的婦人。

趕熱鬧的事，她一向是不落人後的，讀書識字的事却不然了。她知道多識幾個字，就少受一些欺侮。她不明白識字的更大用處，因此說：「認識幾個字是有好處的，不過不必多。」

女教師——葉彩雲飾

一位可敬的人物，學問的女神。印度農村的村落，農民沒有知識——也是原因之一。劇中的主人翁凱斯羅得到女教師的帮助，才學會了讀書寫字。是她——女教師激起了池塘上的第一個微波。

魯拉——黃榮良飾

一個年青力壯的農人，深深地體驗到種地受苦的滋味。

郵差——鄧永正飾

農夫——陳裕祥飾

吳您金飾

吳敦四飾

周清燈飾

農婦——魏順蓮飾

陳雪梨飾

序

「第一個微波」作者

巴爾文·迦爾琪

這個劇本是應旁遮普的一個村庄里的一個農村婦女劇團的要求而創作的。我交給她們的是倉促編成的，字跡潦草的手寫稿。我希望她們看不懂，因為我對這個劇本並不滿意。

一個月以後，我收到了那個劇團寄來的一封信，她們說戲已經上演了。說是一次轟動的成功！事實上，她們寄來旅費，請我到村里看一下她們的演出。我去了。使我吃驚的是，她們已經把我的草稿加以修改，並且賦予了劇中人物以更完整的形象。雖然劇本在結構上還有缺點，但是，我體會到里面有着可以給德里藝術劇場編寫劇本的材料。

經過六個月的工作我完成了這個劇本。我在德里藝術劇團朗讀了它。大家對於是否可以把它這種純粹的農民戲演給那些見識廣博的德里觀眾看的問題，意見很不一致。經過很多次討論之後，才終於開始排演。我那所小平房和院子，成了演員們在他們每天傍晚工作完畢之後，趕來排戲的地方。那一間有咖啡壺在不斷地煮着咖啡的小廚房，正適合於作為凱斯羅的家，而扮演凱斯羅的扎伊達、奇茨璐，常常在那兒烤面餅給我們吃。這種非正式的工作方式，增加了演員們的興致，他們每天白天都盼望着傍晚的到來。一個月後，他們覺得對戲已經很熟悉，戲里的對白都成為他們日常談話的一部分，他們扮演的角色的台詞，常常從他們的嘴裏流露出來。

有一次，在排演拉克哈和凱斯羅吵的那一場面時，我們的鄰居們——洗衣婦們，補鞋匠們和打掃夫們——爲了勸架，衝進院子裏來。可是一聽我們哄堂大笑和喝采的聲音，才失望地走了。

我們劇團沒有錢搞潤氣的演出。對任何方面都得作最經濟的打算。我們利用別劇團不要的東西，自己動手做舞台佈景，每個釘子都是我們自己釘的，每個扣環也都是我們自己裝上的。我們沒有錢進行宣傳或登廣告。貼在中心區要道的那些海報是演員們自己在深夜里搞的，服裝是女團員們染、縫、洗、燙的。從住在鄰近的那個養着三頭水牛的賣牛奶的人那兒，借到了草垛、叉耙、陶制攪乳器以及其他一些道具。可是伽利布·薩的商店實在是一個大問題！

好幾天，我訪問了許多小店舖。我碰到了那些任何東西都不願白白地借給人的

真正的伽利布·薩之流的人物。在伊爾文街的難民市場里，靠近猴神廟的地方，我碰見了一個蓄着濃密的鬍子，裹着大頭巾的旁遮普人小店主。我走到他的面前，問他願不願意把他的天秤、法碼、一些盤子、盤子和其他一切商品借給我幾天。他不懂我的意思。我是不是他的一個競爭者打算開一家新店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向他解釋：我是個劇團里的人，這些東西是作舞台道具用的。他願不願意把這些東西出借呢？絕對不行！我以旁遮普的文化和旁遮普的語言的名義向他懇求，我用一切可能想到的論據把劇場和他所信仰的偉大的神靈聯繫在一起，但是他搖了搖頭。只有錢才能使他動心。最後我終於提出每天給他五盧比的租錢。他算了算時間和日子，經過多少次討價還價以後，他才答應了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法定停止營業的時候，把他的東西借給我。他還有一個條件：爲了妥善起見，必須由他的兒子把這些東西護送到劇場。他的兒子呢，又要兩張免費的戲票。我一口答應了。上演的那天，他的兒子搬了東西來，在舞台上佈置了一家店舖。他一心要把店舖佈置得和他的父親的一模一樣，因此他搬來了更多的東西，增添了不少貨色：盤子和其他一些貨品。這是個真正的商店。沒有一個美術家或舞台設計家能佈置得比這更好。第一夜，演員們在後台一面吵吵嚷嚷地忙著化妝，一面不斷地向我打聽觀眾是不是來了。宣傳是演員們一個傳一個地進行的，票是他們一手遞一手賣的，實的座位剛剛超過四分之三。演員們不知道他們會受到怎樣的評價，但是，第一幕戲落幕的時候，响起了轟雷般的笑聲，歡呼聲和喝采聲。農村生活的真實的描寫，戲中人物的逼真的形象和演員們的努力誠懇創造出了一個在觀眾當中喚起他們對所離別了的鄉村生活的深刻感情的世界。這個世界里的那些虛偽的尊嚴的外表上慣常的虛飾都被剝落無遺。他們大聲笑着，感覺自己又重新生活在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土上的豐富多彩，生氣蓬勃，強而有力的人民——中間。于是在演員與觀眾之間產生了一種妙不可言的聯系。

許多觀眾帶着他們的家屬和朋友來看了第二次的演出。觀眾中有人出來贈送劇團禮物。德里市最大的飯店老板邀請了整個劇團去參加舞會。甚至那紳士架子十足的切爾姆斯福德俱樂部——高級官吏和富商的聚會場所——也先付錢來包了兩夜全場。

那位那樣捨不得借出自己東西的店主同他老婆來看過戲，也覺得非常歡喜，他問我們演員，怎麼能把高利貸者，理解得這樣透切。他同我保證，他絕不是那種高利貸者。爲了證明這一點，他竟說他的東西可以不要租錢。

報刊上的評論熱烈展開了。這一次演出不僅對那篇「沙龍劇」所統治的德里傳統戲劇界是一新鮮的氣象，而且對那些踴躍地來看戲的人們也是如此。這個戲在德里獲得成功之後，由旁遮普的業餘劇團和鄉村團體接着演出了。它因而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地巡迴着，不斷地與那些從戲劇人物中看到自己的人們會面。

戲中一切素材是我在自己的村庄里取來的。戲中人物都還活着，只是吉阿諾，包比在上月死了。她死前十天，我還送了她一套錦緞衣服，但那可憐的人，她並沒有穿它！聽說她把這套衣服給了她的兒媳婦。當她躺在床上斷斷續續地喘息的時候，她對圍着她的人們說：「到底，巴爾文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我的錦緞衣服。他是我的寶貝兒子。他不像那種受過教育的人。他沒有忘記自己的村庄。」

迦爾琪筆下的印度農村

· 史彬 ·

對於我來說，印度老農婦吉阿諾投票選舉的事是饒有風趣的。純厚的無知的吉阿諾走到投票站時，整個腦子簡直給西方民主的競選花樣搞得迷糊不清。她的周遭集滿了許多搖旗吶喊的拉票人，其中有一個人向她大聲喊道：「老太太，小茅屋是我們黨的記號。請你投票給小茅屋。」她心裏想：小茅屋總不會是填東西……甘地也住過小茅屋呀！她再往前走，有個女人對着她喊：「請你投票給兩只小公牛……」她私下又想：這些可憐的牛崽子，牠們替我們耕田，那該受累。於是她決意投給小公牛一票，然後用一根繩子將牠們繫在小茅屋裏。可是，她再走幾步，又有一個人向她勸說：「請投票給獅子。」這下她可給嚇慌了。獅子，這可怕的獸王，如果和小公牛進入茅屋，那景象是不堪設想的。那嘶殺，那吼聲，還有那些塵土。到這裏，老人家簡直覺得世界在旋轉，她倒了下去，在地上不省人事。

後來，當她回憶起這樁可怕的經歷的時候，她說：「這些玩意兒，我不懂……我這可憐的老太婆，又沒有人幫我，我怎麼會懂得這些道理呢？我們村子裏像一個小池塘……愚昧無知的綠色浮萍……。」

這是很入骨的關於村民愚昧無知的寫真。傳統、迷信，以及長期的殖民地統治使到印度的農村成爲一片漆黑。現在，這個漆黑的世界，隨着印度人民的獨立和解放，被一道強烈的西方文明的光線截穿進去。印度的忠厚和純良的農民們，像老太婆吉阿諾那樣，不僅不爲光明的來臨而重見一切，反而被眩耀的光芒弄得暫時盲目起來。所有這些不幸的事，原本是可以避免發生的，如果農民本身有組織，如果農民沒有被當權者遺忘，如果農民有學習的機會，有受教育的機會。在過去了的殖民地時代，我們可以歸罪於他人，說：「社會文化的落後，乃是低級的經濟水準和政治上被人征服的表現和結果。」可是今天，政治上獨立了，經濟水平也應該有顯著的提高，而人民，特別是落後，保守成性的農民，更加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提高他們引進文明的生活天地裏來。

然而，不幸的是，從迦爾琪的「第一個微波」裏，我們仍然看到廣大的農民羣衆，依舊是在極度的窮困中相煎，印度農村的圖畫，基於上似乎還是一個樣子。農民的生活是完全沒有保障的，正如女主角凱斯羅的丈夫所說的：「噫……去年有了蝗災……鬧了飢荒。今年呢，又缺雨水，咱們田裏的水也不夠……我不知道今年收成會怎樣。」這是天災，除此以外，人禍也是重重的。我們在這裏祇要聽聽凱斯羅的聲音便可以了然。凱斯羅：「該死的限制。我聽夠了甚麼都是限制……白糖、食油、麵粉、布、甚麼都是。祇有一天連打個噴嚏，吐口氣也要受到限制的。」

印度農村的貧困，我們南大的一些同學們也是見證人之一。去年初，史地系同學到印度去作一次考察旅。有些同學訪問了馬德拉斯省的一個小農村，叫班庫蒂卡。據報告，這裏的農民大多數擁有土地，一般

上地的面積都是兩、三畝的旱田。每年的收成，即使是最好的情形，只能維持一家五口的三個月生活。其餘的日子，就得外出找工作。在失業時，生活是在半飢餓中渡過的。有時一天只吃一餐而已。

印度務農爲生的，據估計，有達七十巴仙之多。而在這七十巴仙的人口來說，最嚴重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只可惜，在「第一個微波」裏，這方面的問題並沒有很深刻的刻畫。刻畫是有的，但是，依我看來，迦爾琪的筆重視水旱多於農民最基本的問題——土地問題。我們只從拉克哈（凱斯羅之夫）的嘴裏聽到這麼一句話「咱們的地只有手掌那麼一點大。」這種對土地問題的輕描淡寫，依照問題嚴重性來說，是不是很現實主義的手法，還有值得商量的餘地。倒是水旱問題，迦爾琪有相當細緻的處理。

其實，耕者無其田可以說是農村貧困的最基本原因。除非當權者堅決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貧困是永遠存在。這點道理，誰也懂得。不過，問題的發生不在於承認不承認這個道理，而是在於如何去實行這個道理。尼赫魯本身的意思是不通過沒收地主的田地，而且是代之以充份的補償，更補之以合作運動。印度政府的土地政策，到頭來並沒有消滅地主階級，也沒有使農民從水深火熱當中被挽救出來，許多人仍然不得不求助於地主或者高利貸者。農村中的許多苦難都是和高利貸者的作爲息息相關的。他們就是村中的小霸王。殘酷、無情、唯利是圖，自私自利，奸詐——這些幾乎成爲了他們的本性。同時，他們又是村中少有的能讀識字的人。

也許我們可以說「第一個微波」在暴露這些人的方面最成功，最有力。迦爾琪創造出這個伽利布人物來是值得我們讚許的。你們看，他的自私程度是多麼地可惡：連爲鄰居讀一封信也要算人家八安那的錢。他是多麼地胡說八道：「假如鄰居們漸漸有了錢，我自然地就會慢慢變窮的。這是一個簡單的算法。你說吧，假如每個人都慢慢地有了錢，還有誰需要借錢呢？那麼，我們豈幫人跑到甚麼地方去？」他的欺侮老人，利用農民的無知而進敲榨，而竟敢通過自己知書識字的地位壓迫他人，凡此種種，沒有一個好男兒看了叫血不沸騰的；印度的農民如果要擺脫像伽利布之徒的控制，沒有一些根本的變革是辦不到的，而希望這批傢伙有朝一日會回心轉意，對農民大發慈悲起來，這是永遠不會出現的幻想。

那麼將來怎麼樣？還好，迦爾琪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相信希望在人間。他給農民指了一條道路，這就是凱斯羅的道路。首先，農民必須把文化撐握過來，因爲識字就等於打開了知識的寶藏，是一種生活中不可缺的武器。

即使伽利布還存在，即使他要欺榨，他走的路已經不再像先前那般輕鬆自在了。所以老農婦吉阿諾才這麼地對凱斯羅五體投地說：「我的女兒呀……你可以稱得塘上的第一個微波呀……你是我的一盞小燈哩。」